

俞颂华：采访延安的《申报》记者(3) ◆ 丁言模

访谈中共领袖 看到中国曙光

俞颂华谈及延安县城外墙上的两旁标语，已点出“西安事变”后这里政治气氛的新变化——强烈呼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表达了全国民众的心声，也是俞颂华的最大愿望。他所见到的延安许多景物都瞬间定格在照相机的镜头里，有部分照片刊登在他主编的《申报周刊》上，那张刷上标语的延安城墙则作为周刊封面照，特别醒目，一改他过去“稳重”的作风，这是他深受延安政治气氛影响——爱国抗日的浓烈情感压倒一切。

俞颂华、孙恩霖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，就前往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。平时毛泽东白天睡觉，晚上工作。窑洞中间一张粗笨的木桌上点着一支大红蜡烛，烛光在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。毛泽东的个子很高，前额高宽，大声说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与俞颂华、孙恩霖亲切地握手。

虽然俞颂华见多识广，但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共领袖，面前这位传奇人物与国统区的各种报道完全不一样，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。孙恩霖回忆说：“晚上7时许，俞先生和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，红烛高烧，作了长夜之谈。真是聆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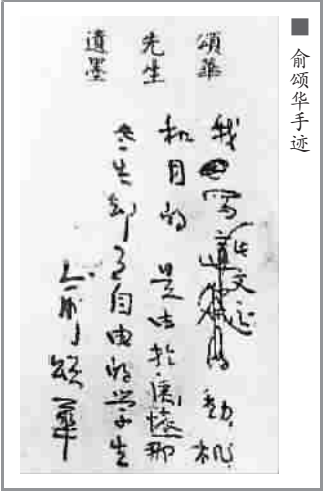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月前(3月1日)，毛泽东接受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采访时，回答了中日战争与“西安事变”等问题，毛泽东指出：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，只除开汉奸在外。并认为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，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

的原则上面，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(国共)应双方让步，互相团结，一致抗日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，但是业已开始了转变。3月16日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。

3月29日，毛泽东致信范长江，感谢他在上海《大公报》上发表“西安事变”真相的报道，转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，并随信附上同史沫莱特谈话纪录稿等，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。现在，毛泽东也希望通过俞颂华、孙恩霖的采访，向外界公开共产党的政治立场，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。但是，俞颂华难以公开毛泽东的谈话内容，被迫以“中略”告知广大读者，不尽言语尽在其中。

抵达延安的第二天，俞颂华、孙恩霖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，俞颂华写道：17日(星期六)我们见到一位姓朱的，他是一个军人，我们曾问他一个问题：中国不幸而竟不能不为自卫而作战，照你看来，有无孤立和失败的危险？他说：“讲到战争，有五个要素，最须注意：(一)政治，(二)经济，(三)人员，(四)武器，(五)交通。中国虽有许多地方不如他国，但人口众多，是一个最大的长处，为他国所不及。我们最应利用这一点与敌人作持久战，则最后胜利是可以期待的。此外，政治的要素也非常重要，全国统一，和人民自由发挥他们的力量，是目前政治上必要的工作……”

那天朱德穿着灰布军装，打着补丁，身材结实，个子不高，“他的头颇值两万五千大洋”，是一个多次被报道过被打死的传奇人物。他的窑洞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、记事



俞颂华手迹

本、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，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军用地图，上面标着许多小红圈。朱德乐观、坚毅的性格，初步显露在俞颂华的笔下。采访后，他们一起去大礼堂观看演出。俞颂华写道：“那里剧场十分简陋，舞台亦十分破败，只因表演的人——成人和儿童——很有精神，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，所以我看完以后，觉得很满意……”

在大礼堂里，俞颂华、孙恩霖意外地遇见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。她在年初已来延安，正在收集资料，准备撰写朱德传记《伟大的道路——朱德的生平与时代》。她赞同其他外国记者的看法：这里的共产党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，他们是新中国的人。孙恩霖称赞史沫莱特“性格爽朗，谈笑风生。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”。俞颂华写道：

此外，我们还遇到一位姓徐、一

位姓傅的人。一位姓徐的是湖南人，在那里负责办理教育。他一人既编教科书、民众读本，又编教授法、教育消息，什么都自己做。他今年已六十一岁，人家都称他为老英雄。他到了陕北曾试用拼音的“新文字”(即拼音的西文字)，以后推广平民教育。据他说现在虽有拼音文字，却不能以之代替汉字，也不能废弃汉字。新文字还是在一个很幼稚的阶段。据他用来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，拼音文字目下的最大效用，是在便于一般人民的识汉字与发表他们的思想。

还有一位姓傅的是福建人，在那里专管医务。他从江西到陕北，到目前为止，已服务了整整十年之久，他训练了许多医务人员。据他说，在药料缺乏的时候，只要病人信仰医师，绝对听医师的话，有些病也是会不药而愈的。有时候，药棉缺乏，他用消毒过的纸来代替，一样的有效。

俞颂华、孙恩霖采访徐特立、傅连璋，也是为了从不同角度揭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神秘面纱，让广大读者知道那里的教育、卫生等方面的“新闻”。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，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。他搞的拼音“新文字”，可以追溯到与瞿秋白、吴玉章等人最初的尝试。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颁布赵元任等人搞的罗马拼音文字方案，这与徐特立等人的尝试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在俞颂华心目中，一个贫瘠的西北地区竟也出现拼音“新文字”的新鲜事物，至少表明共产党人并非只会拿枪打仗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新理念。傅连璋“从江西到陕北”——经历了艰难长征的老红军，又是一位医术高超的“红色华佗”。俞颂华认为那里条件艰苦，“药棉缺乏”，傅连璋等医务人员只好进

行“精神疗法”的特殊手段，希望引起广大各界人士关注，以不同方式进行援助。俞颂华在文章里还提到采访一位姓张的领导人，他介绍了陕北农村有关情况，认为眼下应解决三个问题：水利、造林和施肥。

经过短短两天的紧张采访，18日早晨，俞颂华、孙恩霖依然搭乘货车离开延安，回头再次看到城墙上

的标语，俞颂华由衷地赞叹：“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，亦是全国国民一致的愿望。”

俞颂华、孙恩霖联手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通讯报道，马荫良原拟刊登在《申报周刊》上，但是几经交涉，未能获准。俞颂华决定自己出面，以个人署名，又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《从上海到西安到陕北》，并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打了招呼。但是负责新闻检查的官员坚决不同意，还请出俞颂华昔日办刊物的助手潘公展（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兼社会局长）前来“情商”。俞颂华狠狠地训斥了潘公展，面红耳赤的潘公展还是一味地低声下气，“心软”的俞颂华只得自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要内容。俞颂华还对妻子说：“我前几次去各省采访，见到的到处都是官富民穷，官员们以盛宴款待我们；唯有延安的领导人，都和军民同甘苦，毛泽东吃的也是黑面片。我看将来在国内取得最后胜利的，必是共产党。”俞颂华还透露，朱德等人热情挽留，劝他不要回沪。俞颂华、孙恩霖在延安拍摄了许多照片（在《申报周刊》上仅发表一小部分），其中有毛泽东与俞颂华的合影，但是这些珍贵照片未能保存下来，非常可惜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4年第12期)

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

汤雄

本书以先后长期担任过宋庆龄保健医生的力伯畏、顾承敏、胡允平为主线，详细记录了宋庆龄和保健医生的关系，反映了宋庆龄面对疾病坚毅乐观的人生态度，从中让读者领略宋庆龄的人格力量。

1.最早的保健医生

宋庆龄的第一任保健医生力伯畏曾谦虚但又实事求是地回忆道：宋庆龄最早的保健医生是马海德。因为马海德从来不是中央保健局任命或派驻给宋庆龄的保健医生。他只是战争年代宋庆龄所信任的医生顾问，是在宋庆龄引荐下加入中国革命队伍的。

马海德(1910—1988年)：原名乔治·海姆德，祖籍黎巴嫩，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。1932年在日内瓦医科大学得博士学位。1933年到上海开诊所行医。1934年11月里的一天，宋庆龄出席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，在史沫特莱寓所举行的聚会上，马海德与宋庆龄初次相识。当时，马海德就被宋庆龄那“美丽动人、风度不凡”的外貌与“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在座的朋友畅谈”时那种平易近人、和大家亲密无间的为人所吸引，并由于事后得知她正是当时世界知名的孙逸仙的夫人时所感动。

宋庆龄也很欣赏年轻且很有才华的马海德，认为他是中国需要的正义的朋友；并当即就将马海德开设在上海的诊所，安排作为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，同时，她开始逐步考验、锻炼和培养这个年轻人。也就从那时起，马海德积极配合宋庆龄，利用他的特殊的身份，出色地完成了宋庆龄交给他的传递书信、护送人员、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材等重要任务。

据马海德回忆：“一九三五年夏季有一天，宋庆龄同志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。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，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，护送这两位客人到了码头。在旧中国，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通无阻的护照，因而顺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。



回到诊所不久，宋庆龄同志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对我表示感谢。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，才知道走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。”

1936年6月，毛泽东、周恩来致信宋庆龄，请她挑选一位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去苏区考察。宋庆龄第一时间推荐了马海德，记者人选则是后来著名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作者埃德加·斯诺。当时，为了保护上海的朋友，马海德请斯诺在书中隐去了自己的名字。临行前，宋庆龄特别嘱托马海德：“你到苏区后，要特别详细了解一下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，我们好设法支援。”

马海德没有辜负宋庆龄的嘱托，从抗战开始，马海德一直与宋庆龄并肩作战，为宋庆龄提供详细的调查报告和医疗物资需求，宋庆龄则据此争取更多的国际救援，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人才和大量款项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通讯设备、衣被食品等物资，卓有成效地支持抗日战争。而马海德则与解放区的医护人员一起因陋就简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，并组织筹建了八路军医院，即著名的“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”，他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委托，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考察了前线 and 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门诊部，试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，与那些为红军服务的医生、护士、司药、护理员以及伤病员交谈，还通过同部队干部、战士交谈，同苏区老百姓交谈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的状况，听取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意见，及时写出了《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》，并呈送毛泽东。毛泽东看了报告后，非常赞赏，很快决定聘请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的顾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马海德到达延安后，还兼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。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，毛泽东养成了夜里办公、白天睡觉的习惯。有时，白天有会议或必须参加的一些活动，他就不得不减少睡眠。马海德唯恐毛泽东睡眠不足引起神经过度疲劳而影响健康，就想尽各种办法调剂。有时候，他拉毛泽东去打乒乓球；节假日，他动员毛泽东去看文艺节目或跳舞；有时还陪毛泽东打麻将，避免人们在毛泽东休息时跟他谈工作。

35.那女人尖叫一声

“你真的误会了。我和你丈夫真的没关系！”燕子说。黑衣女人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燕子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：“你想干吗？我没拿过你丈夫的钱！你出去！不然我打电话报警了！”燕子转身向着门边的对讲电话。那女人尖叫一声，举起手中的纸袋子……

“小心！”门外突然闪入一个瘦高的身影，一掌击在黑衣女人的后背。女人“啊”地飞了出去，四脚着地跌在客厅正中央，纸袋子脱手而出。墙角“哗啦”一声，紧接着一串滋滋啦啦的声音。纸带顷刻间化成一团冒着泡的黑炭，空气中随即飘满了刺鼻的酸味。

燕子顿时醒悟：纸带里是一瓶浓硫酸，几乎就泼在自己脸上。墙角仍在滋滋作响。燕子双腿发软，忙伸手扶住墙。再看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他正一招擒拿，把黑衣女人牢牢按在地板上。

高翔。燕子的心脏狂跳，掀起满腹的酸甜苦辣。黑衣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声咒骂。高翔大吼一声：“闭嘴！”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房间为之振。

燕子对高翔说：“放开她吧。”高翔松了手，黑衣女人要从地上爬起来。高翔。燕子的心脏狂跳，掀起满腹的酸甜苦辣。黑衣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声咒骂。高翔大吼一声：“闭嘴！”晴天霹雳一般，整个房间为之振。

燕子对高翔说：“放开她吧。”高翔松了手，黑衣女人要从地上爬起来。

燕子咬住嘴唇。泪水已猝不及防。她高声道：“你说得没错，我喜欢钱，我也喜欢别人的老公！”燕子从茶几上抄起一个相框，举到黑衣女人眼前：“看！这是我老公！他一年能挣一百万美元！”

燕子丢下相框，又抬手指着高翔：“你再看看他！他曾经是我的心上人！八年前，他跟别人结了婚，八年了，我没有一天不想起他！

我到底是缺钱，还是缺别人的老公？我为什么非要勾引你的丈夫？”高翔愣在原地，茫然地注视着燕子。双眼也似起了一层雾。

那女人抽出几张纸擤了擤鼻涕，哽咽着说：“我老公这个人啊，他真的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，一丁点儿坏事都不敢干的，怎么好好的突然就去贪污了呢？我收拾他的东西，找到了一个密码箱。我撬开一看，心里就全明白了。那箱子里有一封信，那是留给我的。信里说他知道他对不起我和女儿，他也知道他鬼迷心窍了，可事已至此，他只能走到底。”

黑衣女人呜呜哭了几声，继续说：“他跳楼之后，我找了个私人侦探，让他查那狐狸精是谁，他管我要了三万，后来就把你给查出来了，说你们一起去的斐济。他给我你的照片，给我我女儿看了，我女儿也说的确见过你。后来他给我出主意，让我去跟我老公同事打听打听，他到底贪污了多少，有没有同伙。我去一打听，都没听说有同伙，就他一个人干的，还说贪污了好几十万，一分钱都没找回来。那侦探就断定钱都在你手里，他出主意说要绑架我，然后逼你把钱交出来。他说你拿的也是贪污的钱，肯定不敢报警。我就又给了他两万，还答应他钱一到手，就跟他三七分。可没想到，他们计划了好几次都没成功，后来又说你不在北京了，我就让他们退钱，可他不退，他说你又回来了，说马上就动手。可昨天夜里突然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路子野，有后台，他们不敢动手了，钱也不还给我。我……我就从学校实验室拿了那玩意儿，我本来没想真的泼你的，就是吓唬吓唬你……吗……”黑衣女人又哭起来。

燕子打开大门：“走吧！”那女人吃惊地抬起头。燕子又说了一遍：“走吧！快点走，以后别再干这种傻事了，想想你女儿！”黑衣女人半信半疑地站起身，偷看一眼高翔。“走！”高翔吼了一声。那女人拔腿跑出门去。

燕子关上大门，转身靠在门上。高翔已然就在地面前，一把把她死死地搂在怀里。顷刻之间，高翔胸前的衬衫湿透了。燕子好像一块晶莹剔透的冰，渐渐融化在高翔炙热的怀抱里。

秘密调查师

黄雀

永城

